





武英殿本敬齋古今齋八卷輯自永樂大典者
為世間未見之書道光甲申張月霄復購得士
禮居所藏舊抄李氏原書十二卷首尾俱全惟
十一卷後即接十二卷終而誌刊刻年月姓氏
二行疑此二卷兩有殘闕一失其尾一失其首
遂誤連為一卷耳是書今歸鄉嬛仙館夏月假
讀從殿本逐條對勘一過始知永樂大典中
亦據此本收入者也攷是編史本傳著有四十



卷想係先時未定之目迨後定本則為十二卷
又抄帙僅存至萬歷間始一刊刻仍流傳未廣
故自來藏書家皆未著錄今按殿本卷計二
百九十二條見于原本者計二百二十四條首
殿本外增多二百五十五條其殿本有而原
本闕者六十九條使全書果為四十卷則大典
中零篇彙輯不應于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
而于三十卷中僅得十之一二以此證之則大

典所收即此十二卷之本無疑其殿本多出
之條即為此本十一十二卷之闕葉數適符合也

竊念是書自明以來久無傳本幸際

右文之代從大典中搜輯成編

睿藻褒題海內學者始獲覩李氏之書然猶惜其僅
存五之一而不無所歎何幸一旦原本復出雖
少有殘闕得大典本補之遂成完書并知此書
之卷帙止有此數而不必致慨于四十卷之止

佚過半也蓋沈晦幾五百年至
昭代而全書復顯于世夫豈偶然不可謂非藝林
中增一快事也緣衰年目昏手鈍艱于繕寫祇
取殿本所闕者按卷錄為二冊復即原書篇
次輯為總目附後俾異日可合 殿本依目重
錄以還舊觀或謹依 四庫例分類成續編附
殿本之末願以俟後之君子讀是書者道光丁
亥閏月下澣海虞後學黃廷鑑書

敬齋先生古今註原目

卷一

晉書天文志儀象

又晉書天文志傳說

呂氏春秋荆有飲飛

前漢西域傳玉門陽關

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

晉郤詵之郤

莊子齊物論

李益鶴雀樓詩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明

楊成齋詩句之析理

世俗有孤負之語

郭璞客傲

左傳莊公七年夜恒星

五福六極

東坡有老饕賦

劉歆說三統歷術

后稷摯堯高

鍾言撞

五經中詩最難讀

唐邢璣注王弼周易

沈田子殺王鎮惡

介之一字

鮑照有井謎

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

李義山詩

王直方詩話

根非生下土

六一翁茶譜

素問上古天真論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

韓退之自謂

世以秘監為奎府

古詩迨牽牛星

詩無羊

軋陽物也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

石勒救洛陽

夫子與夷齊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

草可以為木

莊子徐無鬼

又天下篇

鐔字尋淫二音

文出升平世

柳子論四維

東坡口氣向詩猶小小

晉書斷匹碑贊

又苟崧傳

法帖載梁侍中

小說中載宮人詩

魏文帝誅丁儀

人文盡于六經

農家者流

晦庵語錄論周易

東坡聚星堂雪詩

東坡詩妻孥真澈履

卷二

史記發隨傳

又尉佗傳

晉文帝崩我四黃命

退之進學解

難經說老人卧而不寐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

予初學東坡先生字

前漢陳涉世家

前輩論楚辭

納帝投名愧已深

離騷經宋玉招魂

素問金匱真言

通鑑魏明帝山中入少

荀子蘭槐之根

草與米異種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

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 莊子齊物論大莊文五

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 宇文叔通濟陽雜記

養生家有胎息之說 晁迥明遠說心息相依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

禮記禮器八相而不寐

井僧孺守在四夷論 作文叙事為最難

李華寄趙七詩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

吳陸遜傳



薦席也 對燕然山銘 應璩休璉百一詩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 予至東平 梁周興嗣千文

揚倬解荀子 漢宣帝朝 孫休傳

潘潛傳 越世家載陶朱公

孫休傳 越世家載陶朱公

李白瀑布詩

李白瀑布詩

李白瀑布詩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 東坡九衢人散月紛紛

齊武帝孫鬱林王 堯舜稱帝尚木公

兼山林先生說軋之策 陰陽相配之物

國語楚觀射為昭王言 書高宗彤日對

又西伯戡黎 定風波曲十文

東坡贈勝之詩 詩史云梅聖俞河豚詩

杜詩宴楊使君東樓 前人論三古

俗以優伶為無過盡 檀弓上子路弗除姊喪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 杜詩醉中往愛逃禪

荀子青出於藍 史記載陶朱公

肉薄玫瑰 齊漸言於明皇

晉卷四 俗語有心避謗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 後漢臧洪傳

蕭望之傳 天體正圓如彈丸

史記扁鵲傳 東坡書韓二馬

法華經說五欲帝 東坡書韓二馬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

小說載唐明皇遊月宮

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

太史公載宰我

老泉既破揚雄太元

痴儂丈人之承蜩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

胥易伎係於應帝王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

老杜寄高遠岑參詩

葛洪稚川自号抱朴子

柳子厚為伯祖妣墓誌

楚潘延之黨

旅卦九三上九

周顛歎重桓彝

張祜詠薔薇花

家語觀周篇

嚴武巴嶺荅杜二見憶

詩序國史

又鄭荅張逸

六義疏

四始

乖角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

皮日休七愛詩

李太白送李女真

內則馬黑磨而般臂

洛言洛下

勾當

黃霸為潁川太守

世之勸人以學者

卷五

離卦六五

大壯上六

文章兩字之學

長發受小球大球

臣工篇

前李廣傳

又李陵傳

又吾士氣少衰

又人持二升糲

又田蚡傳

又蚡以肺附為相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

又田蚡怒韓安國

又劾嬰瀆矯先帝詔

東坡大全集

又坡集中有詩評

地里新書

用爽厥師

今人以有書借人

李白寄遠

東坡詩安得道人般七

淵明責子詩

周天十二次

月令日在營室

屈原傳

乘輿之乘

詩采芑篇

雨無正篇

信南山

角弓

白華

生民

愆過尤

楊子重黎篇

東坡贈王子直詩

馬援傳

卷六

渭上翁公論史記

大明

既醉

卷阿

桓帝時渤海王

相於

五星聚

晉書王獻之

世本云奚仲作車

相如上林賦

為政篇

奚其為政

史記伊尹處士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

衛青傳

又捕斬首虜

音

漳南王先生病歸去辭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述而篇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

衛青父鄭季

霍去病傳

捷貢虜八千九百六級

渾邪王等謀歸漢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

右王迺去單于之號

約輕齋

去病在塞外

最青

隋志云晉自過江

楊子雲謂餘耳光初

素問說精食氣

道家三一

黃太史莊子內篇

歐陽永叔作詩

歐詩歡時雖索寞

歐公黃楊樹字賦

又準詔言事書

就吏有二說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

不有祝鮀之佞

易曰天下雷行

乾卦利見大人

詩序哀窈窕

關雎

又窈窕淑女

又左右流之

又思服之服

三卷

本草

近世宋九嘉自言三恨

陶淵明夏日卧北窗下

四氣調神太論

景帝子傳

又中山靖王勝傳

家語本姓解

又孔子十九娶於宋

春秋穀梁傳相

三山書解序

政和本草

東坡論黃霸

啜草蟲

又小星詩

左思吳都賦

又吳都賦

左傳僖公六年

濟南先生李廌將心論

許渾霸上逢元處士

唐德宗自謂本好推誠

張文潛書鄆陽傳

陳后山送趙承議

儒翟先生碑

陶穀詩

歐公所撰王德用神道碑

卦有六爻

乾卦具四德

論語朝聞道

子美送韋書記赴安西

子美夔府書懷

陸賈傳

內經言腎者

唐藝文志

豐卦象曰

琴賦

旅卦六二

又九四

又六五

又上逮也

又上九象曰

巽卦利見大人

又六四悔亡

又田獲三品

又九五悔亡

又无初有終

又上九喪其資斧

又貞凶象曰

巽之九二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

卷八

孔安國尚書序 秦始皇

又經籍道息

如若一也

復卦反復其道

坎卦象辭

亦雅釋詁

鄰韻而叶者

晁迥法藏碎金

唐羅鄴牡丹詩

楚郊教

左傳莊公十一年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

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

王逸離騷章句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

高祖隆準龍顏六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

孔安國尚書序伏義神農

陶弼詩魏

絜矩之道十一

晦庵語錄卷

宣和畫譜具

淵明歸去來辭

荀子儒效篇

李陵詩蘇

謝靈運擬魏太子詩序

兩都賦序

衛國風碩人

荀子脩身篇

荀子勸學篇

杜牧晚晴賦

左太冲三都賦

蕭氏公論

子貢方人

李賀雲裾數幅踏雁沙

張平子二京賦

又二京賦天命不謫

曹子建公讌詩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表

孫子京陟陽侯亭詩

左太冲詠史詩

顏延年五君詠

卷九

開元間呂廷祚苦愛文選徐悱敬業酬到溉詩

子建之七哀詩 陸士衡別士龍詩

顏延年答鄭尚書詩 范蔚宗樂遊苑應詔詩

傅咸長虞贈何邵王詩 謝惠連獻康樂詩

陸士衡赴洛詩 鮑明遠擬古詩

又代君子有所思 杜子美秋雨嘆

杜牧皇風詩 古人文字多實

草亦稱林 西方之書

阮嗣宗有詠懷詩 阮籍詠懷

國風方秉簡兮

莊子說佝僂丈人承蜩

列子湯問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

詩采芴篇 班孟堅論六經

舊唐書 武后問狄仁傑 曹彬伐江南

史記載四凶事 書皋陶謨

東坡水調歌頭 平價買物曰和買

經史意而體三 自反而縮

中庸君子之道

漢元帝時西域置戍尉

陳無已每登覽得句

陳師錫詩

原壤夷俟

中庸素隱行怪

宋齊丘化書

孟子云樂歲子弟多賴

老杜詩自高古

王濬南先生謂韓退之

東坡云治目如治民

魏明帝大修宮室

曲禮行前朱鳥而後武元

晉書天文志云天棊

卷十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魏文帝典論

後漢祭祀志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醉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

孟郊失志思歸楚江詩

司馬溫公詩

阮籍詠懷詩

晉書山簡詩

太白詩寄遠雲

春秋左氏傳鄭人言

料理之語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

海外逢寒食

柳公權与文宗聯句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

天城田氏室呂病

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

子曰麻冕禮也

莊子養生主

歐公五代史李存孝傳

李而薦別口十六

衛國風氓之蚩

宋明帝好為慘毒

應邵風俗通義

靜生於動

世傳筆詩

公穀謂春秋日之者

聃字

王羲之蘭亭詩

干令升晉武革命論

孟子方里而井

後漢杜林傳論

詞人多用劃字

名字之立目

詩曰人涉卬否

子言之君子之道

蘇子瞻紀游

古今歷法

前漢董仲舒傳制

東坡詩九萬里風安駕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

卷中十二

晉王沈有四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

褚淵母

宋武大明六年

王弼既注易又作畧例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

俗語作不露朴 孟子行有不慊於心

靜言庸違 東坡赤壁賦

後漢光武紀論葛稚川西京雜記 歐陽棐叔之第三子也

元稹苦樂相倚曲 退之和盧雲夫詩

公孫丑下且比化者 荀子正論朱象者

溫公詩瞑目 漢順帝時梁冀

筆談云算術 孟子時子因陳子告子孟

又進不隱賢 又兄戴

史記大宛傳 李長吉歌詩編

蜀志劉焉傳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

檀弓上孔子合葬於防 史記太倉公淳于意傳

莊子道術之為天下裂 莊子山水篇

馬季長：笛賦 離為火

東坡云王莽敗時 武珪燕北雜記

殿本有而原本闕者 漢書東平春三王傳

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

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

此二行在十二卷之末
附錄於此

孫子蓋論之為天下第

黃魯直於東坡書畫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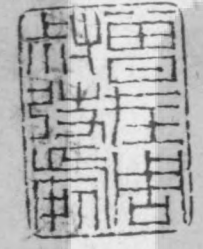
黃魯直於東坡書畫題

黃魯直於東坡書畫題

黃魯直於東坡書畫題

敬齋古今註

卷一 計二十六條



李治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

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續云天東西南北

徑三十五萬七十里此言周三徑一也攷之徑

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

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二十二步二尺二

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

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
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今以減于甄
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
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
度異郵其數曾不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之
晉賒邪曰此蓋甄曜度攷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
言之土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
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間故其數當半天徑也而

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為附
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
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
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

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
傳從人從專音直孳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傳
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傳從人從專說讀如悅音

是為殷相之名而不取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
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間而復云主章祝巫
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為說不相本耶
博聞君子當有辯之

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
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師前
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師古曰
波河循河也音彼義反澁曰此義是而音非波

止當如字讀之波之為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
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河波河之語與邊河
政同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媯羌去長安六
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
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
止謂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
若言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
北至鄯善則知鄯善正當大道耳

李益鶴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
長魯直初至葉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
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左傳莊公七年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
解如為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
桓子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入
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
亦當本古語云然

鍾言撞鼓亦得言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
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乎撞鍾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糝故也教讀者當專
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以來皆曰毛詩
不曰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毛義有不妥者以
已見改易或毛氏不為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
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
雜讀之所以前後鉅銛無所統紀而義益暗惟

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為此說也不謂
毛氏純是而鄭氏純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
其一焉耳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
通鑑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此本作十
四年此本為正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踈螢怯露深戲
贈張書記云對平蕪盡日閑其優劣大不相侔

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寧無姊雲中亦
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
素姊雲君用之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
花之為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逕庭誰字止宜
作寧

王直方詩話云醑釀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
醑之故取名醑曰花之色類醑釀者甚多皆不以
為名獨取此花理不應爾蓋蕪以風韻芳馨名

之不專取色而已不與...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誤到葛洪
王家自不害為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為此皆假
對意謂下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
借下為春夏之夏子為朱紫之紫塵俗哉
素問上古天真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
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
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

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
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使其心逆于生
藥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啓玄子王冰之注經
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岐伯此言
以為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之大全則
是以妄為常今冰以為寡於誠信失其旨遠矣
醉以入房以欲竭其情以耗散其真止言情欲
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

理耗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逆於生藥謂逆平生
之樂注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憑也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為發陳夜卧早起廣
步於庭夏為蕃秀夜卧早起無厭於日秋為容
平早卧早起與雞俱興冬為閉藏早卧晚起必
行日光註曰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為德
陰則為刑則主殺德則主生故其情性常喜
陽而惡陰冬為閉藏之時早卧晚起者所以逃陰

氣於慘酷之夜也夏為蕃秀之時夜卧早起者
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晝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
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卧早起以順陽氣於
於開煦之旦而今稱夜卧早起與夏三月無別
則真誤矣夫陰陽寒暑均布四時若令春夏同
科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為四時也哉故春
之早起不必置論但其夜卧二字必早卧之舛
也又其秋三月容平之時自當晚卧晚起以謝

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卧早起是又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為深懼而使人早起與雞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金生之理乎王冰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中寒露故早卧欲使安寘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露之需裳衣而不畏肅霜之戛肌骨乎此妄說也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雞

俱興之類皆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贅複如是者居十七過不可通者不可強為之辭政當以意會之耳

韓退之自謂窺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文下句以自娛樂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字攷尋前世以求聖君子之所為時亦穿蠶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嘉三先生自謂之盜者所謂齊之國氏也不過點注前言往行以為

我用耳而世之不善為文者莫不乎目所及輒
自探討其身為穿窬之子而寧死莫肯承服強
自揜蓋強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不能欺一
人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
世以秘監為奎府御書為奎畫謂奎宿主文章也
故宋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称又薛奎字伯藝吳
奎字長文悉以文藝配奎為言予攷之晉書天
文志則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

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講讀其象與
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而東壁二星在北方實
主文章蓋為天下圖書之秘府其星明王者興
道術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
武經士不用圖書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象東
壁於義為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壁而獨
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壁無
之耶或前人誤用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

而吾未之見也

古詩迨牽牛星皎々河漢女織々擢素手札々
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
相去復幾許盈々一水間脉々不得語呂延濟
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
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
為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女事及詠七夕等皆
以為牽牛織女案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織女

天女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牽牛甚遠
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星天
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
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媿又同列于二十八
宿之中密相附麗但隔夫漢詩人以是有盈々
脉々之語若以為織女則天女牛即非其偶也
或者引天東之詩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
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

不以服箱此自以牽牛織女為類延濟之注於
何繆戾曰大東義取有名無實而已呂說義取
伉儷難以彼此相為證也天女牛頭非其匹也
詩無羊三十維物尔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
十也而疏家乃謂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誤矣詩
意本主所牧之多謂毛色有三十等亦大率言
之今云每色各有三十則計其所牧能有幾有
而當時之人詠之詩耶若又以為每色別三

十種則為色大繁反更難通毛言異毛色者三
十豈謂摠括諸色至有三十等耳其義甚為明
白不勞異說

乾陽物也穉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及是穉于
八而老于六聞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穉不於其
齒而於其目人與目對視已之身自首見鬣則
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之交自首見胸
則七八歲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

原本北方人年高
之老穉黃氏以聚
珍版本改

二原本三
胸原本脫

以往又加以溟滓焉則不可得而年之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来濟管子引齊國老人語曰君

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

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曰蠶要者以蠶事

為要非也上云農時則蠶要者亦切要之時也

故濟又云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石勒救洛陽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詭不正也

詭道猶言邪徑也此蓋猶捷徑而往或言此二

字乃兵法所謂兵行詭道大段不識文勢以上三條殿本有

夫子與夷齊而不與衛君公羊子與輒而不與蒯

賁質此一事足明公羊全書之妄君子不可以

一事妄全書以一事而妄全書甚之也甚之柰

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鐔字尋淫二音廣韻以為劔鼻莊子注為劔口呂

吉甫曰鐔者劔之所以為本也又曰所植者也

又鈇音頗莊子注云把也呂曰附鐔者也蓋所

持而行之者也缺既為把則鐔乃俗所謂隔手者也又姓音蟾

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大作不相沿主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苟并至位名尤兩全末由弓治手安比父兄肩幸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玄用丹白具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生力

田干戈包已久永卜本支延歐陽永叔戲為也
小兒初作字點畫稍多即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為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
又歐公此詩當亦為兒輩設也

柳子論四維為二維以為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
不得與義抗而為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祇是解釋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
東坡詩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々又云

東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
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晉書斷匹碑贊曰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點實凶殘
自貽罪戾字協韻讀從入聲

又荀崧傳崧鎮宛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
太守崧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覽而其列女傳載

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食盡欲求救於故
吏平陽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時年十

突圍夜出自詣覽乞師先謂覽為襄城守後謂

崧為襄城守二說不同必有一誤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

認繡球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

宮怨落句云年々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一本云

相伴則上下支離不成語矣

東坡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而有欲浮大白追餘

賞幸有迴風驚落屑之句以為落屑亦體物語或

者之言非也。盖此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殿本有

卷二 計九條

晉文帝崩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請改坐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其苴經於草上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言

及悲殺柰何柰何此悲殺之殺從去聲讀甚之辭也殺即衰減之義而謂之甚者盖物極則反哀痛之極理當稍減也故今言甚者皆謂之殺武帝第二詔又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不能自勝其意與殺無以異也或殺損也悲殺如言悲剝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類於晉書孝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河海於既

泚補穹圓於已奈此史臣語又有類於陸機文
賦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
予初學東坡先生字間有教予以卧筆取媚者當
時不悟謂坡公心畫之妙盡于是矣今而老大
轉覺字畫骯骯不成雖折指物腕力自改悔竟
莫能奪去舊習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為累終
身況心術之微運動無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
不蚤近大人君子之門以端其本而證其源耶

納帝投名至亦可愍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

席上欲言時此真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

者凡已見閣本而間有脫誤者
做疏家例補正文不復錄

離騷經宋玉招魂云娛酒不廢沈耽日夜此蘭膏

明燭華燈錯些王逸注鐙鐙畫雕琢錯飾設以

禽獸有英華也案玉為鐙都滕切說文云鐙也

廣韻曰燈也又都鄧切鞍鐙也鐙徒徑切錫屬

說文鐙鐙也廣韻又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

燈去聲錠又堂練切燈有足也然則燈錠二字各自有三義也

通鑑魏明帝使女尚書六人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處當畫可皆從已字也晉食貨志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蠱災潁川襄城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而杜預書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處當之語此處當字即處置句當之義與通鑑不同

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並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楊倞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芷蓋苗名蘭芷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滌滌也倞說如此而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遷所載則蘭根也白芷也

斷然其二物也荀子謂蘭槐之根是為芷則蘭
槐自為白芷苗矣又徐廣史記注去澹者浙米
汁也據荀子及史記皆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是指其可惡之狀今投蘭芷於浙米汁中則其
芳香大壞已自可惡楊倞謂澹為溺未必乃尔
案韻滌息反又泔也當從徐廣說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公諱行蘭字敬夫文集雜
論云孔毅夫雜說言今之與夷狄最多者纔百
萬不若漢所遺之多漢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
九十餘方西域七千四百八十万余謂漢以文
計今以貫計十貫乃一万也七千四百八十万
即七方四千八百貫耳一億九十万亦纔十萬
九百貫也而宋歲與契丹五十萬兩匹直一百
萬貫視漢孰為多哉足明孔說之誤集中又有
蠟梅詩云池邊乍想漸臺帽堂下遙驚号國衫
用事亦新奇又樂章有教坊腔子三十五首內

道調近一中五遠六中呂近十二中三遠八攷
諸詞曲中正見名近者不知所謂中與遠者何
等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至無所不至矣又德充符
云狔子食於其死毋至更發他音又智北遊云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
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
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

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
其反徐則音筆李則音墜其玷捶之玷陸德明
音丁恬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隨音為勝捶即
是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修治者悉
謂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為玷捶之輕

重繆矣又詩云且之與錘音同

又詩云且之與錘音同

卷三計二十六條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時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提擲也投也撞也與提耳之提異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
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吳陸遜傳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
遜上疏曰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又云今江東
見衆自足圖事遜之一疏之中其言僅盈二百
前云見衆損減而後云見衆足以圖事首尾相

違自為水火何耶此非獨遜之誤亦史筆去取
之不精也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蟹音孟春東風
解凍無音則雷當讀如字為佳買反蓋角解之解
自解也解凍之解有物為之解也

封燕然山銘謂竇憲畫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
麓維清緝熙納于大麓則堯舜內禪之事也惟
清緝熙則文王受命之詩也而固也施之于憲

雖文人造次之辭亦不倫矣。西國以終之。下應
應璩休理百一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善
曰新序孫叔^叔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簡書。善
誠是然。筐篋二字。寔用賈誼語也。誼政事書云。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曰陽曰雨。各以其時則謂之
和平。一有所偏則謂之隔。并隔并者謂陰陽有
所閉隔。則或枯或潦。有所兼并也。安帝延光元

年陳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
域或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則蝗
蝻滋生。荆揚則稻收斂薄。又順帝陽嘉二年。卽
顛上書云。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上則歲無隔
并。太平可待。夫忠顛所言。皆謂旱乾水溢之偏
也。

予至東平。得一算經。大槩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
字志其上下層數。曰仙明霄漢壘層高。上天人

地下低減落逝泉暗鬼此蓋以人為太極而以
天地各自為元而陟降之其說雖若膚淺而其
理頗為易曉予徧觀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
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獨太源彭澤彥材法
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等書俱下置天
元者悉踵習彥材法耳彥材在數學中亦入域
之賢也而立法與古相反者其意以為天本在
上動則不可復上而必置於下動則徐上亦猶

易卦乾在下坤在上二氣相交而為太也
故以乘則降之除則升之求地元則反是

漢宣帝朝同時有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

三國志劉焉傳注陳壽益都者舊傳曰董扶攬

論益都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

談止也然則當號至止不當號致止而今云致

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談論

又與舊傳恐誤

又潘潛傳注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荊州太公平
太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秘過薛於溫問曰先君
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
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為尚
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昔因之因
錯定是目字

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當死公之長男救其
弟之楚進千金于莊生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
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
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
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自有如至
勿動一十一字其意曖昧讀者多不能論然究
上下文其脈絡自相貫通初不難曉蓋莊生指
所得之金而語其婦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
病患之來不可使宿因又誠其婦云待事成後
即復歸之宜勿動也

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此有數說曾子者謂陰不佞不應賣玉蓋拘得玉者將取之則詐之曰此為石也賣欺給也不佞以此得玉劉子者謂此倒簡當是將賣之則為石六字在津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識寶珪雖欲賣之而自謂此石耳所得能

幾遂不賣張子者謂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賣之其津人不肯與則曰祇是石耳故不佞不復取及王定津人獻之玉王與之東訾蓋喜子朝之寶珪復歸於已也當以取其玉將賣之為一句高子者謂成周之寶珪既沈之河矣翌日復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歸也故不佞將賣之化之而為石焉已而復為玉因得以獻李子曰以上四說皆非也只是不佞將賣玉而

買者不識則以為石耳事定不佞獻王王喜與
之東營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贄
詠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可謂天冠
地履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狄燠詠柳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
李白體而蜀妓贈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
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
對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
一字浪發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七十與上為
切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
對得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
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
雖非其數而預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之
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

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為四方之名耶或者之說
不可信

東坡九衢人散月紛紛出於老杜陪鄭廣文遊何
將軍山林詩云絳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堯舜稱帝三代稱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吳

楚借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為天王既王矣而又

以天之非故為是誇大而華美之直以為吳楚

之嫌耳是則夫子之為萬世慮也深矣然而後

世猶敢以僭言之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載昌

侯鸞陟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為江州刺史仍

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谷自隨陳顯

達過襄陽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

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

公意何如又此年冬十月鸞殺諸王事下載永

明中已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曰子響遂反

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

其故書曰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
一挺藕一杯子皆諸籤師不在則意日忍
渴諸州惟聞籤師有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載僧
靜對世祖稱諸王為天王猶謂諸王皆天系似
有說也而子懋自以為天王是其意以王與皇
帝等尔故自稱之為天王也當是時西昌侯鸞
方圖弑立綱紀蕩然豈子懋以名為不足校而
遽尔耶不然名數階級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

一切不顧敢以自與如是其輕也是故知為國
者禮為重知為禮者名為重齊之世禮既壞亂
名又盡廢尚為國乎哉

書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
今王其如台此一句蓋重高宗彤日中語也孔
安國皆以台為祖已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
東以台為紂自言之案書言台者多是帝王自舉
猶稱朕云耳不必求上下義只以一字論之林

為優知云耳不為求其可辨只此一字論之林
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有云要賭休癡六隻骰
兒六點兒東坡意以為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
賽也然此一句中間少皆字意却便是六隻骰
書兒都計六點而已纔得俗所課六丁神乃色之
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辭理俱拙

杜詩晏揚使君東樓云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此為字乃用論語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及三年

不為樂之為或讀樂作洛者非

荀子青出於藍青于藍此語明白無可疑者而東
坡以此為無異夢中語原坡意必以青藍二者
皆色不應色出於色而疑為夢語也坡公寧不
知青自其色而藍自知作色之物即東坡不喜荀
揚學故凡二子之言纖介之言擗撫者無不至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為裸但或以肉薄之使若魚
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謂士卒身相匝如肉相迫也

齊澣言於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寵過生姦願
陛下密之已而因餞麻察道禁中語
察遠奏之下制澣察文構將相離間君臣俱貶
澣戒上令密而自洩其語坐此謫降臣不密則
失身宜矣而為察者言之無所益不言無所損
亟以澣語奏白浮躁傾險賣^友要君吁可畏哉事
在開元十七年
俗以優伶為無過盡此亦有所出晉語曰驪姬告優

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夷齊矣吾難里克
奈何優施曰吾米里克一日而已為我具特羊
之羹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檀弓上子路弗除姊喪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
皆弗忍也注云行道猶仁義非是行道之人猶
云塗人先王制禮自不可過若謂不忍可除而
猶不除塗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為先王之禮
孟平故子路聞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
季子曰天下萬事之不同必歸於正至天下萬理
之不同必歸於至當苟以是而來歸如之何其
拒人也祇有受之而已然當孟子時楊墨塞路
孟子不以辭而闢之聖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
吾之所與楊墨辯者如追放逸之豚雖已入其
闌筮猶恐防閑之不密或奔走而之他故又須
時日從而招呼之蓋病異端之甚

卷四 計二十三條

後漢臧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
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
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
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
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
集于京師案范史左雄傳備錄此事然雄前此
嘗上言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

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班下郡國明年
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
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
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
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對乃遣却郡雄之始為
四十之請所以求合往古強仕之制且恐白面
少年之亂政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咎者欲以
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趙二兒

為郎何邪豈初志太銳逆遷至此而忘之邪抑
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邪何其所言所

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上言
時惟患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猶
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謝淑之舉深詰而却
絕之及其所請之盛行也珍材奇璞亦頗沈鬱
於^下雄始洒然自悟嚮者之請有近於苛乃奏徵
鴻碩居博士職且使公卿子弟為諸生又見物

議無他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為郎焉
凡以自開而自闔之自奪而自與之初無一髮
為己私計上之為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輿
情但其幾甚微權甚密有似於繳繞耳史籍具
在載究載復則舉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
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
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之情遷首低所以生末
昂舊詰所以激新奏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徐廣曰當為鄭姓秦

氏名越人而不著扁鵲為官爵為謚若字以為
官爵則前未始聞以為謚則尤非其體若以為
字則史家無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間有之
矣必在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
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
始生命名既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
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既不與越人相干又略

無伯仲等意。者其為越人之號歟書傳不著
又不敢以自必每。問人。無知者頃讀道藏
經軒轅本紀乃始知扁鵲已為前世名醫案本
紀云得政伯帝乃作內外經又有雷公炮製方
又有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然則軒轅時已有
此號今為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
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慾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

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
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
此言五欲可厭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
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間五慾樂或復諸天樂比
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切愛盡雖復正法亦
不足樂况諸天樂乎况世間五慾樂乎殿本有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杜牧之詩文思天子復河湟
東坡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

語思字舊而音實作平聲用為優
賈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此固無可取
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留人雨長江送客風
則便入詩家闡域矣又俚俗壁間語風吹前院
竹雨灑後庭花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
洒雨前院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
作詩鍊句為先

小說載明皇遊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跡即心

此固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
物合而為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_不真想
於一時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
中也然先夢月宮而後夢聲樂者神仙之事固
在於有無之間而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
淪於肌膚藏於骨髓而不能自己者也當其始
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
交於望舒之庭及其心適暢之極則胸中固有

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眇之音焉此事槩可
推見而世俗悠心者因之附以恠誕之說則繆
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
棹蘭槳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山空對夕
陽愁案廣韻槳檝屬即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
作平字用誤也東坡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槳擊
空明泝流光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

必以槳方先皆叶不容有別韻遽認作平聲讀
之耳

老泉既破揚雄太玄以為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
以為樂火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
之玄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玄摠例
何哉玄既不取則摠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為摠
例而無取於玄是疑其父而信於子也可乎老
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實贅於易其書當廢而雄

既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其摠例必如此
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欲廢之又
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亦不於下也今於此
病痿夫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
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
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見莊子達生篇郭象謂
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為所失愈多非也
此乃謂所失愈少耳前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

者錙銖失者錙銖謂其取蟬常失於錙銖之間
習之漸久累三不墜則承蜩之失十僅有一至
於累五與物化則承蜩之時恒若掇取此所謂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郭既誤以錙銖為少故
反以此十一為多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注云適去也箭適去
復歆沓也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

肘上言其敏疾之妙疏云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臂作臂括而大者箭方適塚未至於的復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矢復寓此一句不通蓋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將發之矢也去矢復沓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寓諸其弦上矣今郭謂方矢為方去未至於的義既詭激而且云復寄杯水於肘上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乎見田子方篇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明文遠意愜闕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駱富嘉暮近代惜盧王似尔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為等篇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內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著而已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闕之其外篇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

中蓋皆攷之之不精也
柳子厚為伯祖妣李夫人墓誌銘云未良之山兌
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
者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
但文勢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
翟方進傳陂當復兩黃鵲語乎案地理新書云
孫李邕拱葬範引呂才葬書所論偽濫者一百
二十家奏請停廢自尔無傳且具列偽書名件

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間則知子厚時此書復
行於世也

楚潘冠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
甲葉也射貫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晉呂錡射楚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言
其射必中也事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
後無音則自合如字讀之而世俗皆從去声其
於必有所本乎不尔則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下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
俱遭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
也上九之象則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
兩爻義當如是耳王輔嗣曰三居下體之上與
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為施下之道與萌侵權
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身危也王說雖近而
說不明與者相與為親比也三居旅泊之時以
孤子之陽下比二陰喪亡之義也今止謂思及

於三則王之說褊矣王公何得此言

周顛歎重桓爻云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也渭上
老人以為古人語倒治以為不然蓋顛謂彝為
人不群世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
美非語倒也卦辭論人少非言少月常

嚴武巴嶺荅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
光祿最能詩步兵謂顛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
書曰顛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

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光祿則謝莊
希逸任至光祿大夫希逸也詩序國史明乎至以風其上疏曰明曉得失之跡
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
公卿之作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
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
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明時其好惡令瞽矇歌
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今可歌如此言是由

國史掌書故記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
之史為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詩者不盡是
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
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
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詩之去
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論變風變雅故下文
復言風雅皆本於人之情性風雅無正無變雖
皆出於人之情性亦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知

作者之志所傷者人倫之廢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詠情性將以風上也又知作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俗是以詩之去取無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其始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非洞達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此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詩若子夏者抑可謂深於詩者矣今鄭氏乃謂

詩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故讀稱國史孔氏又謂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是何言歟

又鄭荅張逸曰國史採衆詩時明其好惡今瞽矇歌之李子曰鄭說誠有據然未審今瞽矇歌時先已有其聲耶悉使之創其聲耶只如鄭說則是初得詩時畧無其聲國去留既定而復樂工造作新聲以配其辭也竊以為不必皆然觀今

所傳三百五篇雖其辭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
率相類不容併以所得之篇徧附瞽矇令隨其
辭而為之歌也蓋采詩者初得辭時或有其
聲者亦或有無其聲者其辭之去留則在乎史
官其聲之去留則在乎樂工視其合者因之其
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聲而已若
夫元無其聲或失其聲者則樂工始創為聲調
以配其辭耳

六義疏曰周禮太史言六詩彼注云風言聖賢治
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
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
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者正也言今
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
德廣以美之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
見其意疏又云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又云既見
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又云凡詩文

直陳其事不譬諭者皆賦辭也又云鄭司農云
此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
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
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李
子曰比興之為譬^論等耳論語詩可以興孔安國
云可以引譬連類引譬連類非比而可比興雖
等為譬論中間自有小別亦不敢直為一等也
但前說主以此為刺興為美則乖矣孔疏既言

其實美刺皆有比興蓋有見於此也然則前說
亦胡為專以善惡為言乎故鄭司農以此為比
方以興為興起已心意此誠得子夏之旨也穎
達明悟前說不暢因復辨云比顯而興隱故比
居興先尋穎達此語特解駁鄭司農意耳按之
兩說後說為優但興字乃有兩讀：從去聲則
為興起之情讀從平聲只為興起^已意詩也興
四始正為國風大小雅及三頌耳鄭云始者王道

四興衰之所由是也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是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是也此圖識家語顧何足信乎故鄭解四始專以人事言之不以詩緯為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詩含五際則復以汎歷樞推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是何耶

皮日休七愛詩房杜相國云骯髒無敵才磊落

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
清風一萬古案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制事始
黃得制鷓尾陳後主以蕭摩訶為侍中特詔開黃
閣廳事寢室並置鷓尾然則黃閣鷓尾皆宰相
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之矣今人舉皮詩往
古言以黃閣作黃閣編攷書傳宰相無有黃閣故
事殿本有

李太白送李女真臣疊之然也凡疊嵬纏去會平

李通曰尖口掌腦團固院隄皆取其地勢而名之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教倉言教下吳郡言吳下又今人言都下縣下言稱下者猶言在此處也

黃霸為潁川太守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佐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

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材種樹畜養去食
馬穀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
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治為天下第一前後八年郡中愈
治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
揚以為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吏民嚮於教化興
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

百斤及代丙吉為丞相摠綱紀功名損於治郡
時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
以聞敞奏霸以為挾詐干名至人情同異之別
其全安身東宮為天下第一而於八平帳中愈
蘇俄益短日少體六於塔外而此格得格式為
卷五計二十六條

離卦六五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謂進王而
言公取其便文以會韻本經未必有此意王公

亦一體也王公

階級雖殊然五等之爵以公為最貴公侯不嫌
為君但俾為王耳又疏以離為附著釋文離字
音作去聲必當與麗同之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注云有應於
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疏云退謂退
避遂謂進往觀注疏大意當謂外卦以向上為
退向下為進又象曰不詳也疏以詳為祥云祥
者善也注及釋文俱無所發經疏詳祥不別豈

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傳解此文云六以陰處
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觝角之觸藩籬進
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
慎也此說為優此個是始不始道前云豈豈是
文章兩字之學兩字之體變不已遂至於無窮
然用沈存中括基局法求之亦自可盡沈謂基
局之多非世間名數可紀但連書萬字五十二
即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於三百六十一而其

變動已無名數可紀况數字之多乎今謂其數
可盡者世間字書固有限量其變雖多亦不容
以無盡也常試以一二字納之其數遂無所逃
一二字既已得之則雖多至百千萬皆可以得
之矣且以一字為主而欲括盡世間多言之變
者以一字乘舉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復虛減元
是數界一是也所以盡乘字數而倍之者既立一
字為主別得一字則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

以虛減元數畧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至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
者也小玉尺二寸至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又
云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綴旒然言諸
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
旌旗為諭故易傳以猶結也秋官大行人及攷
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尔雅說旌旗
之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李子曰葉襄

公十六年公羊傳云公會云于溴梁戊寅大
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信在大夫也何
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
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贅繫
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塔為贅塔矣以旗旒諭者
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天子
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據公羊傳
與毛鄭二說其實三家俱各不同而詩疏援引

今孔疏依鄭說云如
旌旗之旒綴著於終

公羊之語者以綴贅同音強為說耳世之為文之士不復用古詩說凡言人主之危難便言綴旒甚失義理釋文綴陟劣反又張衛反繆所銜切絳帛韻又史炎切旗幅為終則終當從史炎切讀之而釋文止音所銜反計兩音義必不殊臣工篇命我衆人序乃錢鑄奄觀銜艾注序具錢鈹鑄鑄銜獲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銜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鈹古

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鑄鉏類或云鋤也銜獲承短鎌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銜有鑄一鈹然後成農疏又云鄭讀爾雅以淹為奄故云久也王肅云奄同也李子曰鑄鉏類銜獲承鎌此二物無疑惟錢鈹為刈物之器其義頗昧說文止言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疏因宋注遂以鈹為刈物之器以詩意求之

鈹必開墾之器或種蒔所用決非刈物之器也
何者農事耕獲悉有次第必先耕種然後鋤耨
既堅既好然後收穫故錢也耨也鉶也詩人以
次言之若以鈹為刈物之器鉶又為獲禾之器
刈即獲也獲即刈也兩句之內前後重複而復
雜言耨耨此詩不亦太猥亂乎乃知鈹為耕墾
所須但古今器用不同名號隨時屢改不可攷
耳奄觀字鄭氏讀奄為淹以淹為久既不可從

又以觀為多亦不可曉王肅解奄為同孔安國
又注書亦以奄為同則奄字當從同義觀者止是
觀漁觀稼之觀此詩蓋謂命我衆農具女錢耨
等物以趨事候秋成時同汝共觀見其鈹刈之
功也
前李廣傳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張騫將萬騎與
廣異道匈奴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廣
以天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明日復力戰而博望

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歸漢博望侯後期當死
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
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顏說非是先言漢
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不言勝負何得為虜
所勝又能勝虜乎蓋廣敗歟當誅以騫失期後
至而廣獨與虜戰其功過相補此謂自當必賞
又李陵傳搏戰如淳曰手對戰也韃曰搏戰若鳥
獸之攫搏而戰也如淳言手對戰是何言歟戰

自相對

又人持二升糶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
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大片也時冬寒有
冰持之以備渴韃曰倉卒之際人持冰一片以
備渴若曰人須五升此甚無理顏以半為判謂
判為大片亦太綴繞半字從片音讀為是
又田蚡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
師古曰生貴甚謂自高示貴寵也韃曰侵與寢

同古字通用寢不揚也服說短小非生猶身也
貴甚貴重之地生貴甚言身居丞相之位也不
與上文為人相屬顏說自尊高示貴寵非

又蚘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
肺折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痛猶甚也

又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肺附二
說以止下文斷之其後說為優肺附二字此一

卷凡三見此與灌夫傳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蚘
又得為肺附又韓安國謂田蚘曰君當免冠解印
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披尋語
意皆是過自卑抑若以肝肺為解却見親密之
甚其下非痛折節至天下不肅數語顏說頗乖
此謂非痛自折節以禮屈下於人則天下不敬重
已故下文去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是上禮屈
於人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蚘新用事卑下賓客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此其前後之意極明白也
師古解以禮屈之翻謂屈已為屈人是何說耶
師古意必以為其下文有坐其兄北鄉自坐東
鄉事而此言折節以禮屈之當是使人屈節以
下已也殊不知蚡始則折節下士漸權移人
主其終驕恣至於如此耳非其外也

又田蚡怒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
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張晏曰嬰

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
服說是黠白服說非張曰是張說雖是亦頗鑿
秃翁祇謂年老髮少耳不必言嗜酒而秃也
又劾嬰瀆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
害不害也黠曰矯先帝詔書以為國家害也
東坡大全集所載漁樵閑話凡十一事萬回言明
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矯真才子二也霓
裳曲誕妄惑人三也妃子竊吹竇王玉笛四也

田承嗣殺舞馬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王穀玉樹
曲七也聶隱娘為劍俠八也長慶中人見佞鬼
東九也李尚書以皮城守五原死求德政碑十也
李義山賦三怪物十一也其言論頗涉粗淺恐
非坡筆縱是坡筆決其少作然獨記佞鬼一說
為能曲盡小人之所為雖百世不可廢也又載
艾子雜說凡四十一事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
所託諷大有切中於時病者却應真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詩評兩卷引據叢雜殊可鄙笑蓋中
間既有坡說而復有後人論坡者一切以坡語
擊之不知其纂集者誰也
用爽厥師則爽為明女也不爽則爽為昧父母昆
弟則昆為長垂裕後昆則昆為後驩虞如也則
虞為喜間於憂虞則虞為懼貴介公子則介為
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為小亂臣十人則亂
為治亂邦不居則亂為危媚茲一人則媚為忠

取媚於上則媚為佞秉心塞淵則塞為實茅塞
子心則塞為蔽飲酒溫克則克為良克伐怨欲
則克為很降之百祥則祥為吉稟有祥柔則祥
為凶燥汨作則汨為治汨陳五行則汨為亂擾
用兆民則擾為安庸人擾之則擾為煩必有忍其
乃有濟則忍為恕忍人殘忍則忍為暴皇極則
極為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為貧窮天惡之
稱因知古人文字：無定論惟所從言之異

今人必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為二癡此出於殷芸
小說云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為可嗤借
書送還亦可嗤雖癡嗤兩字不同而意則同之
李白寄遠云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注云一作
日日採蘼蕪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
往來成白道三聯意各不同予謂首聯為勝
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搃不好紙筆又云天
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而杜子美以為陶潛避

俗翁未必能達道黃魯直書淵明責子詩後乃
謂云觀淵明之詩想其為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
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於
詩可謂痴人前說不夢也如魯直此言則子美
亦為俗人淵明而果未達道乎子美而果謂之俗
乎乃知子美之言亦戲言耳陶杜兩公之詩本
皆出於一時之戲誠不可以輕議也此當為知

今者言之善言入詩書樂公詩二類其出於樂也

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盡然楚
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謂昭睢而屈原沒不復
見若以為簡冊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
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為昭睢本
言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而
原之事跡明白乃尔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
史去取失當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
乘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殿本有

乘輿之乘經史音釋俱去聲讀老杜詩巴山云巴
山遇中使言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
迴而乘字作平聲用之似誤無兩難所報蓋詩
詩采芑篇伐鼓淵上振旅闐闐淵上自為鼓聲闐
亦自為軍旅衆多之狀闐闐猶俗所謂駢闐也
而鄭氏以為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詩
意恐不其然

兩無正篇竒以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以巧
言為善言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非也此乃
巧言篇所謂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也巧言
中蛇也碩言出自口矣此乃當篇所謂往來行
言心焉數之之行言也而毛以蛇以為淺意鄭
以碩言為不碩行皆非也

信南山疆場翼以自是疆畔比次整齊之意毛以
翼為讓畔疏又以為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
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然閑整讓畔然則下文

黍稷或亦當云黍稷所生之地其農人皆或
然有文禮也尋文觀義宜有如是之理乎
荀子無教獠升木如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獠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
附以之附物則附物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喜讒
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
王其勿教獠獠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
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

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於其九族之中
號為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可親乃於
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為人
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聲譽小人
樂與連屬實所未論殿亦有
既醉篇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尔
類李子曰羣臣助祭之時更相攝歛濟然威
儀其是可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羣臣所以皆

然者豈非君子之成王有孝_子之行以感動之乎
成王之有孝子之行也無有匱竭常能錫予汝
之族類德教所漸天下成風故使羣臣化之威
儀如此今鄭氏以為王之羣臣威儀甚得其宜
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則此說失之矣
其實經中^{君子}皆斥王而言鄭祇以序稱人有士君
子之行遂誤箋此句直指羣臣若謂之羣臣則
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果何屬欤疏家既申毛說復與鄭同又以謂羣
臣有此孝行不有匱竭能以此道轉相教化則
天長賜予汝王以善道意謂臣行大孝天錫人
君以理推之一何垂異蓋天子之孝莫大於使
天下太平以此錫類則宜乎當世人有士君子
之行此詩之本意也
懲過尤皆甚之辭故懲從衍從心詩云不懲不
忘率由舊章不懲非揠苗也不忘非舍田也茲

成王所以為令德也夫苗也不為非令曰也
揚子重黎篇或問淳于越曰枝曲請問曰始皇方
虎列而梟磔士猶腊肉也越與抗眉終無撓辭
可謂枝矣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今無妄之
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難曰始皇之世
是古非今者族而越請之事援古證今可謂有
才枝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無妄之國食無
妄之粟則然後可以分無妄之撓也令美也間

際也違去也始皇自謂德兼三皇功備五帝所
謂自美者也於此之際越不違去之則亦不直
矣自令舊注李軌謂越自令與始皇并以為無
東道宋咸謂秦無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
去於秦皆非殿本有

桓帝時渤海王惺多不法史弼上書事曰陛下隆
於友于不忍過絕恐遂滋蔓為害弥大據隆於
友于一句似不成語今詞賦家用此等謂之透

字俚俗人道此等謂之歇後是皆破碎之極輕
桃之甚固非為文者之所貴也况君臣相與都
計俞之際可如是之俳乎史筆此章若曰隆友于
之情則猶為典雅也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
掛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
奴婢橘千頭晉阮修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挂杖
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飲今改云杖端蓋避下

句橘千頭之頭也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
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圭曰我以
此當两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謂鹵簿
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為鼓吹今以蛙鳴為
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相於相為俚俗語耳而老杜詩兩用之贈李八秘
書云此行雖不濟良友昔相於奉贈盧五丈參
謀云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

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

為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然則短轂則狹車也下澤車言低且狹也又御款

段馬注云款猶也言形段遲緩也注非是款

段蓋連綿語猶今世俗言骨董云耳人下云二行殿本有

卷六 計二十八條

世本云奚仲作車或謂虞書云車服以庸奚仲夏

之車正乃在唐虞之後何以謂之始作車乎予

以為不然蓋奚仲以前雖已有車始皆推輪制

至奚仲則加改而新之亦得謂之作也

淳南王先生病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消憂既

云樂琴書矣復何憂之可消乎王先生亦過論

矣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

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云尔孔子自言樂以忘憂自謂樂

道以忘憂也孔子樂道以忘憂淵明樂琴書以
消憂惡乎不可入也
為政篇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疏云衆星共尊之故
釋文共音去聲鄭玄作拱俱勇反鄭說實優故
學者皆讀從上聲
奚其為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為政乎依疏
此說是二為字俱平音也予謂不然奚其為
政者此言孝友便是為政之實何必為人復為

政乎上為字予偽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
有得此言當時貴文章而賤德行文莫吾猶人
也猶言文章吾不能如當時之人躬行君子之
道者則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猶言未之見
也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為高祖時鑄歐陽詢書後來
無再鑄者此攷覈之不精也案唐食貨志云武

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以分篆隸三體
而文篆封元年改鑄乳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
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
以商賈不通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又
云開元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
錢稍善米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
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是則高祖
時已置此錢高宗時又鑄之元宗時又置之不

得獨云高祖時鑄此錢也錢又舊有三等曰八
分白篆曰隸不得獨云歐陽詢書之也今所存
止見詢書者蓋為分隸二體者甚少耳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等大擊匈奴廣為
前將軍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拔右將軍出東道東道
回遠少水草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臣願居前
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廣

固辭大將軍勿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
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
又廣與右將軍食其趙士合軍出東道惑失道
後大將軍大將軍還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
其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責之莫府上簿廣曰
諸校尉亡罪乃廣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
謂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刎之莫府三字凡
兩見顏師古注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顏
說非也之語佐此廣之莫府謂李廣之莫府也
若以之為往以莫府為衛青莫府則何為曰急
詣部如書也其下文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其意與此不殊廣以長史責其莫府上簿因拒
之曰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

而廣身至已莫府中乃謂^其麾下云：前以廣不從故令急詣部，後以廣失道故令急上簿。長史之責廣者，此二事耳，俱非使廣親往大將軍府也。莫府雖將軍所居，其下諸校尉并參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文書是也。

霍去病傳為粟姚校尉，又異於服音矣。又捕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

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師古兩說俱通。然當字不著音切，後人無所適從。據當字亦有兩音，平聲讀者謂其過相當之數，則師古之後說也。去聲讀者猶今世俗言其太甚者，則師古之前說也。又下文殺傷太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治以為不然。殺傷大當，止是殺傷大率相當。此當字乃從平聲讀。捷首擄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

卦減十七師古曰祭天金神今之佛像是也屠音
除儲師率減十七者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
減其七也一曰漢兵死亡之數難曰捷報也
首虜言級者言虜得而斬之師率減十七言漢
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勝衆故嘉之
師古謂師為匈奴之師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師
又謂所減為漢兵死亡之數武帝此語本欲褒
賞去病之功不宜漢兵有死亡也二說俱不安

渾邪王等謀歸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
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難曰道音導使人
先要約令漢軍導引入邊界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
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至印本之誤
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以
是推之去病之去亦應上聲讀而音發不著蓋

去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穴
躡鞠也服虔曰穿地築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
為之實以毛感躡而戲也躡音徒臘反鞠音鉅
六反鞋曰鞠今之氣毬也古質朴不解著氣故
鞮但實之以毛穿穴躡鞠者穿地築作場穴蹴躡
毛毬其中蓋古軍中之戲非若今世築毬之巧
也

隋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

率錢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蓋
西晉未有此法也于南渡後始有之今世定稅
錢則每三十分中取一與古不同隋志云萬錢
估四百是三萬錢估一千二百也據今法三萬
止取錢千是今輕於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
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法亦與此不同今則應
有市易而漏稅者有契坐買主無契坐賣主則
今之法課之於古大為緻密而詳盡也蓋古法

意謂賣者得錢故輸多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不知賣者為不足且無所券劄故不當輸而買者為有餘且文契須在手故當輸至其買賣而無文契書匿物不稅則自是賣者之罪此豈不為緻密而詳盡於古乎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說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論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止有二人矣蓋貪論議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

楊子雲謂餘耳光初竇灌凶終此語頗不類子雲所謂光初者謂有昧於卒也所謂凶終者則必謂有吉於始也皆指交友之難而言之餘耳初相與為刎頸交可不為光乎其後迭相魚肉是於卒甚昧也若王孫仲孺則有異為是矣始嬰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_者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得甚驩也厥後夫為嬰故遂怒武

安侯蚡罵臨汝侯灌賢至衆辱程將軍不識夫
既繫居室蚡遣吏分曹逐諸灌氏嬰媿為資使
賓客請嬰之夫人諫嬰毋銳救夫恐併得罪
嬰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
出上書盛推夫善且言蚡短卒與俱弄市是二
人始終之間交友之分無一毫之不盡也若嬰
之不知時變夫之無術不遜取禍之道甚於自
戕則子雲謂之凶終亦宜矣然是言也特以荅或

者之問交也不主為脩身慎行而發前既言餘
耳則後不當以竇灌承之竊謂竇灌之問當為
田竇之問則其言有緒可抽矣蓋嬰為大將軍
方盛蚡纔為諸曹即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
姓丞相綰病議置丞相太尉蚡又從籍福之說
讓魏其為相而已為太尉又俱好儒術推轂趙
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為服制以興
一太平此其始吉也已而嬰一斤不復墨不

得意蚡起為丞相驕橫日甚而灌夫粗疎忿激
其間及夫得罪嬰之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
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之復因言丞相短武安
迺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士與論議腹
誹心謗不仰視天則俯畫地辟曉兩宮間幸天
下有變欲有大功而嬰竟以蒙顯戮蚡竟以被
鬼誅此所謂田實之凶終也雄著書以實灌比
餘耳誤矣

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
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
因變化不常遂復判而為二有能練二者復歸
於一本非古真人而何

黃太史莊子內篇論不取向郭以為二子陷莊周
為齊物之書其為黃幾復墓誌亦莊周雖名老
氏訓傳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
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嘗問名消遙游幾復曰

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內篇論首云鷃鷃之大鵠鷃之細均為有累於物則此言反與向郭輩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粗以及精而用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為戾耳讀者不可以不審思之

殿本有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屢從

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正同

歐公黃楊樹字賦首云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勿質直而勿有下即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鄭氏釋若夫云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穀

語以夫為丈夫鄭之此說亦強為解耳其實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禮汎說為人之禮前已有語尚不須此二字况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鏗鏘為美前無一言遠以若夫一言為喚句豈為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宗定無此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以前必別有語也

又準詔言事書論禦戎之策曰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

安在盖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此策前既言中國頻為元昊所敗而後云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軍威大振何其言之戾耶此殆繫鈴却猫之說為可哂也而公言之者知西北二敵通謀急於隳壞兩國之勢不覺言之失也又以此為上

兵伐謀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說蕭望之傳弘石建白非頗詘望之於
牢獄塞其快其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上曰蕭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此就吏謂從有司追攝繫
囚也晉阮籍傳太尉蔣濟群之籍詣都亭奏記
云乞回繆恩以先清舉濟遣卒迎之而籍已去
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謂入仕也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

之福亦有無妄之禍楊雄法言論淳于越曰仕
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兮无妄之境吳志王樓
賀韋華傳曰此數子處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強
死其理得免為幸朱英所謂無望與易不同楊
雄所謂无妄正用卦名予既辨之矣而陳壽所
謂无妄之世則當為傳寫之繆王樓等當孫皓
昏醜之際豈得為无妄之世哉此正无妄之時
也范曄博達之士苟以無望為无妄是進昏皓

於三代合王之列也。宣有是理乎？以無望為无
妄，其為傳寫之誤較然可知矣。此曰「夫其
乾卦利見大人者」，此謂天下利見之也。以其龍
見去聲，故天下得以利見之。或者以為二與五
相見，非其說也。幸未及此，而無望也。同歸

詩序哀窈窕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謂中心怒
之」，鄭康成箋詩其所改字多矣。無如此說之踈
關。鴟鳩傳云「雖鳩王雖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

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雄雌情意至而有別。按
釋鳥注，郭璞曰：「鴟類，今江東呼之為鴟陸機云。」
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似鷹，尾上白
數家說雖不同，而俱以為搏擊之鳥也。摯鷲古
字通用，鷲鳥以搏摯為雋，正雕鷹之屬也。今鄭
轉以摯為至，言雌雄情意至而有別，然則亦穿鑿
甚矣，決不可從。」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為后妃既有關雎之

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此正
合詩人之旨及此篇之序也鄭乃謂善女能為
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
妬謂三夫人以下此說殊無巴鼻序言后妃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是窈窕淑女宜為君
子之嘉配也毛傳極為明白而鄭以三夫人九
嬪化后妃之德又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仇怨

此其為辭無乃太婉轉而不明乎且君子好述
一句何緣該此數節後之言詩者復不當致疑
於其間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於水中也苕菜流在水中
可以為薦宗廟如淑女居幽閒之處可以配君
子故后妃寤寐之時常且求之毛萇直以流為
水無此義意而非思也
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釋之為思非也悠遠

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之遠又遠而莫之得焉
悠蓋思之意而非思也鄭說寤寐思服之服事
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
之乎此說是



敬齋古今註下

卷七 計三十四條

景帝子傳河間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曰為朝廷立之又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
居處其中也註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處又
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
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註曰應劭於三雍宮
下注云：據書傳章句當於三十餘事下註釋

又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笈反眇音妙精微也莊曰幼音窈眇如字幼眇猶言幽咽也殿本有

又孔子十九娶於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王肅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死時孔子且七十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以為誤李子曰此非誤也後人誤解

論語耳顏回死時鯉實未死孔子因路之請車遂設言之設使鯉死將葬我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槨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路之辭云然春秋穀梁傳曰零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零者為早求者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為也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莊云四時之零禮之常也早而零人之情也以請為去讓是賤而而貴也早也穀梁子之言何若是迂耶果以請為去讓

則雲漢之靡愛斯牲噫嘻之祈穀上帝孔子不當錄之於詩也凡祀事有三曰告曰祈曰報今以祈請為非禮則告之與報之者舉皆棄之可也借曰告則示其所以尊敬之至報則示其所春以酬賽之勤若請則近於鬼於褻於貪是以為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盡廢惟恠之依則鬼也朝夕巫覡男女雜沓則褻也妄意繳覲禱非其福則貪也今而曠早極矣齋心滌

慮而請命於天何為而不可也邪穀梁以為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有是其迂哉予於是乎不取

三山書解序曰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晉齊之間真古文漸出至隋開皇二年求遺書然後始大備而霸書遂廢龔曰案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

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
百二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
霸以為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
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
周敞勸上存之沒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儒林傳
雖云其文淺陋與中書不合然霸所造書初非
鑿空敢為臆說要是綴緝諸家之言以成之雖
不得為純是亦不得為純非故平當周敞勸上

存之徒以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况其後真古文
復出乎真古文既出則此書廢之可也而直與
之以偽造之名霸亦屈矣政以壁書未出霸說
先傳一旦壁書復行則此書不免為偽也春秋
三傳董仲舒劉向治公穀至向子歆始治左氏
左氏復立學官而公穀二傳曾不以為偽而黜
之也三家至今卒以並行於世何霸書泯沒而
無傳而公穀竟與左氏鼎峙於今邪亦幸不幸

存乎其間耳始霸書以樊^並反故黜之而其學
者無或廢之也何以驗之趙岐之注孟子杜預
之注左傳韋昭之國語^注至若劉歆之博聞賈馬
鄭服之通經未嘗有以一言偽霸者迨乎壁書
再耀衆口囂^々而因以偽之則霸之書豈真為
偽哉第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聞於所聞而知之
間有異同及純駁而已彼公穀兩家繆誤皦然
而世希復言之者初不敢以訾公穀大率畏舒

向之名而不敢以議之也班固藝文志云仲尼
以載籍殘缺思存先世之舊故與左丘明觀魯
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有所褒諱貶損
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
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及末
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然則公
穀乃道聽之學也道聽之學而鼓行幾何而不
為偽也以霸則未必偽而廢以公穀則道聽而

與左氏並此豈非幸不幸存乎其間哉
又小星詩云三五在東注云三星五噶四時更見
疏云柳五星釋天味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
喙鳥喙者柳星也以其為星之口故謂之喙李
子曰三五者言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
多矣史以為心噶非也

又吳都賦云其竹則篔簹林箬桂箭射筒劉逵曰
箬是猿公越女所與試劍者也賦曰林箬劉止

解箬而不解箬字箬箬必一物或單稱箬或單
稱箬而此賦板本誤以箬為林耳

上古天真論曰男子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八八
天癸竭形體皆極此謂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復
上古之真人為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壽敝
天地中古之至人為能去世離俗積精全神六
歸於真人其次有聖人者以恬愉為務以自得
為功則亦可以百數前說男乎已衰六十已老

後說古之人皆壽是豈古人之形神精氣其所稟受者與今人異耶何壽夭相懸之甚也竊嘗攷自黃帝堯舜以降至於周之文武之時其君臣無不壽者蓋皆如素問所論知道而能行者也不惟壽考康寧又其創功造事以利於生民者若與元化語若與鬼神接非後世人耳目心智所能彷彿者是又何哉余以謂惟精與明能壽惟得壽故精者愈精明者愈明耳今之人一切

反是是亦可哀也已

濟南先生李廌方叔將心論曰白起為將以書攷之不言斬首坑卒者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註曰兵固有實一而號十者若起之敵之類恐皆計其所號者書之敵始張虛名以待我、既勝之我矣又從而大喜之功是以若此甚也雖然就使以十為百以百為千起之所殺猶近於十萬

人則亦酷矣况其中亦有以實書者乎詩人有
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之句以起
言之萬骨之枯斯固無足卹者也伐國不問仁
人仁人不可以伐國乎伐人之國雖曰能之要
非仁者之心也俗人以材論將方叔以心論將
方叔其仁哉

許渾灞上逢元叟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鞵
此空彈禹貢冠薛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

王生鞵客路空彈禹貢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
語似暢於薛

唐德宗嘗自謂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及與李泌語
則云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
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獲之揚炎氣色
粗惡難之則輒教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
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
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常不盡

惟與卿言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然
李泌所論與回紇可汗合骨咄祿和親終不許
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
事在貞元三年曰哉德宗之為君也自謂好推誠而
喜折難以察之為明自謂能納諫而喜人
之從己以謏之為小心既不誠矣既悞諫矣復
自謂與人較量理體夫理所以定國是也體所
以正朝端也欲定國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

奪人之理以非體而屈人之體何如是悖乎自
古人君拒諫飾非者代皆有之未有如德宗之
甚者也

陳後山送趙承議德麟云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
猶堪咲語頻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謂
更道劉王量如海怎生容得辟陽侯

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象歐陽公疑之以為象字
無所出治謂象乃學字之誤故又轉而為翟也

為儒不得為瞿為瞿不得為儒豈以先生兼是
二者而當世從學者推美而稱之歟無是理也
故予以學字為斷

雖云四德

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貞然元亨者又合而為
新一事也利貞者又合而為一事也故為文言前
段則云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
貞者事之幹而後段則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又坤之繇云坤元亨利牝馬之

貞是亦以此四德析之為兩事也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注曰將死不聞世之有道
疏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道暮夕而
死可無恨矣註曰聞道謂身自聞道耳舊說以
聞道為聞世有道舛矣然舊說云然者意謂孔
子天縱將聖秉生知之質豈不聞道乎出此言
者蓋因衰世敗俗發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為
人者多其為己者少此實教人者之言也而說

者以為疾世非也

子美送韋書記赴安西云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
憐舊注云無籍謂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
籍此說殊繆蓋籍在顧賴之意子美自言身已
衰老無所顧籍矣而韋書記有哀矜於我也籍
在之籍音去聲若言無籍在為無籍在朝列則
何得以有哀憐為對耶

子美夔府書懷云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

聲宛轉滿座涕潺湲案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
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
院然則弟子所傳者乃天寶曲非開元曲也而
子美謂為開元曲者意以為其曲雖盛於天寶
而原其所自來則開元時已有之矣故雖天寶
之曲命為開元亦自無傷也

陸賈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謂若
編籍然甚隆盛也狼籍則猥亂之意故孟子謂

狼籍人也於其名聲言非所以為美矣孟子
內經言賢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於道
亦游於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於神亦妙萬物
而為言故知作強者乃精力之謂殿本有
豐卦象曰豐大也注云大音闡大之大止一音
耳至於此是發音為闡大之大豈大小之大別有
反切乎疏云凡物之大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
二者由人之闡弘使太原孔疏意祇是附王注

云為之說耳夫訓詁與音韻不同王立此說孔
申此說固無不可者余但不知王所謂音者何
音也

琴賦間遼故音痺弦張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之
散聲也東坡志林燕曰嵇康賦琴自說琴德必
不得說琴病若謂音痺為散撒則正是說琴病
耳嵇旨必不其然竊意間遼為徽外音痺為聲
緩其或近之

旅卦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王輔嗣以懷
為來以童僕貞為得童僕之所貞疏因言懷來
資貨又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皆未為得
伊川以懷為蓄以得童僕貞為童僕亦盡其忠
信誠得之矣於羈旅之中懷蓄資貨苟不有忠
信之僕則害或及之惟童僕之貞故終無咎
又九四得其資斧輔嗣謂容於所處不得其次而得
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為得貨財

之資器用之利其義似短既得貨財之資器用
之利則我心奚為而不快乎又以資斧為二字
夫是牽強資斧不相為對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羈於外艱苦備嘗
其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
五有文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為矢也多矣射
雉而但亡一矢餘矢尚多故矢雖少詘而志不
能伸而終以譽而獲其爵命焉晉重耳在外者

旅十九年而卒以得國蓋類此文始重亡而終大獲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震盛位然震文明之內能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又故終得美譽而見爵命此說解釋王注甚明而伊川以為逮與也上逮則上下與之且經止言上逮初無及下之文不知伊川何以發上下之義也

又上九象曰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輔嗣謂喪稼穡之資不在於難而無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謂喪順於躁易而終不自聞知則却與本文不合其終莫之聞此一句蓋對終以譽命為辭六五上九俱在羈旅之時但六五則以柔震中故終以見譽上九則用剛過亢故終以莫聞上九言凶而六五不言吉者互文

巽卦利見大人王氏以為大人用選其道愈隆程

巽氏以為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
中正之大人則為利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
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如王說則是利
在於大人如程說則是利在於見者二說程氏
為長大人之號不一或聖人或君子或長^者或王
皆皆得稱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剛悔也程氏云陰柔無援而
承乘皆剛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順之時能乘乎
剛未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剛故有悔焉二
說王氏為長
又由獲三品王氏云三品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程
氏云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李
子曰三品具見于王制蓋一如王氏之說而程
氏乃於乾豆之外併以賓客充庖為一品又以
徒御為一品夫頒賚徒御自當在獲禽之始已
而分為三品若復以徒御參之為品則是有四

品也恐不宜然
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謂以陽居陽損於謙巽故有悔程謂柔順之道所利在貞此戒五也程說長又无初有終王云卒以剛直用加於物故初皆不說終於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程云命令之出又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盡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說甚好蓋盼下文先庚後庚之語

又上九喪其資斧疏謂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資所有也斧以斲也是以資斧為二物矣蓋程於旅卦已解於貨財器用於此不得不為是說耳又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謂失其威斷是正之凶程謂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於爻辭已在正道為凶則是與王意膺合於象辭乃再解為疑而斷之辭蓋止因乎字而發

巽之九二以陽處陰故曰巽在牀下巽之上九過
極於巽亦曰巽在牀下是皆以不得其位雖於
巽順而反獲其罪者也但二以履口居中故用
巫而終吉而上以損威失斷故喪斧而貞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
罕言非絕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惟顏
子為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貫雖子貢猶自言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則夫群弟子
之中可與言極而語至者蓋已少矣性命之事
宜子言之罕也然其於仁利亦復罕言者何哉
蓋利有二有便利之利有利欲之利二者雖不
同而莫逃於聖人之至道仁有二有愛人之仁
有克己之仁二者雖不同而莫外於聖人之至
德子罕言利與仁者非罕言利與仁也正罕言
其道德云耳而說者乃曰利謂利益萬物仁謂
愛人及物則夫利與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為

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於天下易所謂顯道
仁者克己復禮以為萬善之長易所謂神德行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者凡數家皆言不及三十六
萬里而又有云日徑千里夫以天體之廣不應
東西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攷之度數足
知說者之妄

卷八 計二十條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
壁此家語所在襄子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
書是也然予讀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
有少疑焉世家云孔子生鯉、生伋、生白、
生求、生箕、生穿、生子慎、生鮒及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

忠、生武、生延年及安國、為今皇帝博
士至臨淮太守蚤卒西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
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生更衆且
子襄藏書於壁屋為歲已久亦曷嘗一日而不
欲復大耀於世哉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
孔子則此時已可以發願國家萬事草創日不
暇給而挾書之禁猶存焉則不敢以輕舉者良
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之律既除矣學校庠序

既興矣天下名士既聘矣身而既為博士矣子
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未及是而死
則繼之為文景之世於雅革、天下文明又非
孝惠時比其為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待
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壞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
藏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
復知之時移代換恐為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
耶豈以歲月緜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

抑懲秦禍難姑欲存書壁中庶幾得以傳遠故
不發也夫為聖人之子孫幸遇文治蔚興之時
埋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遺書泯焉而莫
之卹者豈人之情也哉予竊疑焉博洽君子當
有以辨之
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
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
謂之史籍可以為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

六經之籍歟漢書言尺籍通籍以竹為之蓋
簡策之類穎達謂為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
耳用不復以聞用字與前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同用由也言由此也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剥至
來時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
康成所取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剝復
隔此純陰一卦之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

故云七日來復又云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
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合四百二十
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
鄭謂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數之學然亦不必
如此其拘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
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
五日四分之三亦自略而不言則六十卦分期
之日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為純乾之體三三

陽氣漸消陰氣漸長一變而為遯三三再變而
為遯三三三變而為否三三四變而為觀三三
五變而為剝三三六變而為坤三三七變而為
復三三也由是而言則輔氏之解豈不至甚簡
徑乎又何必傍取易緯之數以附會之也易緯
猶不足取若褚氏莊氏改日為目謂欲見陽長
湏速者尤可笑也疏又謂觀注之意亦用易緯
細究王旨實與易緯不同類達此意取為康成

所挽而不覺從其說耳康成深於數者也然過
泥算數每下如此故其說多不能通亦因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殆倣落權輿始也
是皆以一字為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所謂
權輿者何為而為始也蓋五量皆生于權衡故
謂權為始若輿則載也運行莫先於此故謂輿
亦為始孟子云朕載自毫意出於此然攷經史
必權輿二字雙舉者以初哉倣落等皆見始意

而權輿外無所發故連屬以命之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
楚卿教左氏則名之糜公穀則名卷之同馬遷則
名之員其名之也且如其跡安可盡信哉
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備三北窓
竹迥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魯直和甫得竹
云陰雨打葉時曲肱自晏息心游萬物初何處
尋轍迹雖一草一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

不可一日無此君非徒一時語也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相及衝之宮則
凶咎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若也我
以水而處夫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
有大來之吉又奚凶咎為哉究其大旨亦所以
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喜相尋吉凶同域福或
累基於危駸之中禍或胎於通達之會庸不者誠
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時於是乎深致力焉夕

士字朱筆校注

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
有一朝患也本命之說實出于此

高祖隆準龍顏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
音果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重出今不重出而
單發拙音是亦好異之蔽也譬如閉門之閉本
讀音單又方結切苟與人語專以閉門為入聲
不惟他人不省亦未有不咲者矣字類此者甚
多正可隨俗呼之

上二條殿本有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媿：不盡
予嘗欲作一篇自顧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與盡且休去五
嶺以南皆洞庭案五嶺橫列^於虔林桂道之間北
望洞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
詩家立意貴縱奪造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以
見一時相慕戀云耳

晦庵語錄或問大學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
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李子
曰知止則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
格而后知至兩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
通其語亦不相類蓋知止者知其所止也若知
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治
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格物之辭也知至云者
猶格物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之辭也此其

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太抵晦庵之論佳處極多然窒礙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覆與奪之若乾卦之知至則又別矣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

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

望無極時翰說非是弦則月之半明也朔則日

望則月滿之明

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雖相別各出相思之言

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

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云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尔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不自以為不敢妄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賓主風流賢於昔日也而張說以為所述不作誣誑庶使後代以我為賢誤矣

衛國風碩人手如柔荑音啼毛傳云如荑之新生

正義曰蕙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
新生又抑風靜女自牧歸蕙洵美且異匪女之
為美，人之貽毛傳曰牧田官也蕙茅之始也
本之於蕙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
之物自牧田歸蕙其信美而異者可以共祭祀
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又
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
蕙善曰掇拾也丹蕙赤芝也凡草之初生通名

曰蕙又顏延年和謝靈運云倚巖聽緒風攀
林結留蕙尚曰留蕙香草緒風相_續不斷之風善
曰楚辭留蕙與揭車王逸曰留蕙香草也又車
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云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蕙
苗銑曰蕙苗初生草也又梁丘遲希範侍宴樂
游苑送張徐州應誥云輕蕙承玉輦細草籍龍
騎良曰蕙草之初生者又謝靈運登石門最高
頂云心契九秋翰目玩三秋蕙銑曰九秋翰松

之類。萋草之類。又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云。原隰
萋綠。柳墟園散。紅桃銑曰。萋嫩枝也。善曰。大戴
禮。夏土正曰。正月柳穉。穉者發字也。萋與穉音
義同。又易。大過。枯陽生穉。王輔嗣云。穉者楊之
秀也。疏云。穉者楊柳之穗。已上諸說。大抵以為
草木之始生者。皆得謂之萋。而應邵風俗通。乃
云。萋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近上世渭上翁
蕭真卿辨者。以為萋者。茅生纖嫩可愛。手指纖

柔亦如萋之初生可愛。非取萋之碗折而不柔
也。應說為非。然細攷之。應固為非。而蕭亦未為
純是也。羊如柔萋。本謂如初生之草。而應謂茅
始熟中穰似無所據。而蕭謂非取萋之碗折而
不柔。則是過論也。應說曷嘗有取碗折之意乎。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
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

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
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
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揚倮注云
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
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
其欲也揚說非是荀卿本勸學者使純一而無雜
言其致好之者謂其好學之極者也致好之則
譬如目之於五色耳之於五聲口之於五味心

非之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無欲見也
等語故其下文繼云是故權利不能傾也天下
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如倮所釋則前後之文舉不類矣倮又云學成
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此尤害理覽者自
當見之

蕭氏公論載魏書郭祚謂李彪曰尔與宋弁心交
豈能饒尔而獨怨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饒你饒

人之所出也饒優也李子曰饒者相寬假之意
今世俚語謂假寬前人則為與些田地此甚有
理

子貢方人或云以他比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
人者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李賀雲裾數幅踏鴈沙謂裾似雲步似踏沙之鴈
也或云沙當作紗祗言裾之長也

張平子二京賦云北闕甲地當道直啓程巧致切

期不隄豕隄豕注云隄崩也壞也隄落也賦又

云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隄雉堵注云隄堵

崩落也賦又云既定且寧焉知傾隄左思吳都

賦云其於珍賂則云精矐潛頰迥古若勑隄直山

谷劉逵注云哲者言其有如哲擿而隄落山谷

者然則隄字或音豕或音雉隄字或音豕或直

氏反皆崩壞墮落之謂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寔不知疲應瑒德

曹璉傳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云父子敬愛
容樂飲不知疲左太冲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
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君當世貴
不羈遭難人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爵卓不羣臨
組不肯緹對珪宣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
生藩魏國辰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
軍臨組乍不緹對珪宣肯分案魏志云文帝為
五官中郎將瑒為文學場為文學則必非碌

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為江左莫及二
君製作必不剽掠前人然瑒則全用子建語靈
運則全用太冲語何也當是愛賞之極時諷
詠不覺誤為已有耳謝詩復云惠物辭所賞厲
志故絕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
終不免為疵類此豈率尔而為之耶陳述祖德
固無率祖之理是又何哉

孫子京陟陽侯亭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

又在太冲詠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落
李善同注云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嗟驚也
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嗟蒼憤切然則咄
嗟者驚嘆之謂也或改名崇傳咄嗟而辦辨為咄
嗟而辦者強為說耳

二字朱筆校注

卷九 計十七條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被萬始亭停

盼要遐景傾身玩餘聲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
云中流被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未惜脰河曲
舟已穩東坡既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
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歛天機所到雖
云古今一轍至其寫手足之愛道違離之苦千
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豈真有物
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為
動之感動耳

傅咸長虞贈何邵王濟詩云雙鸞游蘭渚二離揚
清暉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既以離為
靈鳥矣而又以為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為
得殿本有一離至其說未及之受與靈鳥等十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候良辰儀舟陶嘉月善
曰楚辭陶嘉月兮總駕牽玉英兮自修爾雅曰
陶善也又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暮
春時濟曰言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

古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語子游曰人喜則斯陶
斯咏陶自暢悅之意而康成之注以為鬱陶非

也

陸士衡赴洛詩云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
解携手永嘆結遺音以陸詩言之則解當音佳
買反自為從己字也或音胡買反其義雖通然
終不若前音也而康成詩於檀弓之八以不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滿山阿然泪毀金骨蓋

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忌舍
滿歆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纔邪之人似不類
也案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歌中則
正滿則覆此詩當云舍滿覆而謂舍滿歆者又
明遠之誤也
杜牧皇風詩近蹊巢穴盡室塞禮樂刑政皆弛張
弛當作施
古人文字多實後世不可援以為例古人胸中

有全學筆意所到隨即發見故無奇無俗舉皆
混然吾學未力吾業未精苟復曰古之作者苟
未免淺陋之病其在我輩何所不可有若然者
真所謂不知其本者矣張平子南都賦其說厨
傳則曰酸甜滋味百種千名退之詩亦有蝦
蟇跳過爵兒落及偶上城南土骨堆之句諸若
此類又豈可以為例哉
嗣宗有詠懷詩十七首宋顏延年梁沈約為之

注三百五篇之後詩之有注者當始於此
詩采苓篇云其義以為吾將^采苓於首陽之顛人
或為言此山之有苓也當遠往之亦無苟信斯
人之言為有苓而遠往之必審其實有而後往
之可也人或為言此山之無苓也當舍之哉亦
無苟然斯人之言為無苓而遠舍之必審其實
無而後舍之可也如是則人之為無實之言者
何得而至於前乎苟狠也人之為言復言之者

上句通言有無者下句言為無實之言者此
詩指切晉獻公聽人之言虛亦信之實亦信之
故序謂好聽讒焉鄭以苓之有無為似是而非
乃贅辭也於本旨甚不緻密
班孟堅論六經曰樂以和神仁之表詩以正言義
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
聽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
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原攷之班氏之說俱

為未允獨以春秋為信之符似可附著然其意
亦未能盡大抵詩之教主於溫柔敦厚則詩近
於仁也書長於政為政者惟斷乃克則書近義
也樂之為物也廣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則樂近
於智也春秋屬辭比事可筆則筆可削則削所
以明乎萬世而無惑則春秋有近於信也今固
以樂為仁以詩為義以書為智而又以春秋斷
事為信之符則俱誤矣

曹彬伐江南還不見以勝子進曰句當江南公事
則以此舊說也宋實錄避高宗諱遂改句當為幹
當而東都事略則曰但奉勅江南幹事曰然句
當與則本語也新唐書盧文藻盜庫財高宗以
職主幹當自盜罪死諫議大夫蕭鈞諫上詔原
死予以職主幹當亦止是句當字子京喜新奇
故改之耳

書臯陶謨俞受敷施允德咸事孔氏以為合受三

書云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
事史記夏本紀亦載此言曰俞受普施然則敷
當訓普不當訓布

陳無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
之吟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必以被蒙首
湏詩就乃起詩未成或比日不食殿中有

陳師錫云溪門寂寞無人到只有清風獨自來楊
曹萬里詩云越王歌舞春風暖今日春風獨自來



皆本於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宋齊邱化書德化中說聰明日天下之主道德出

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

於人善本出於人皆作出於一人止較一字意

王思徒異今俗本皆脫此字

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々反為所累如

紉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

崔高謂藩鎮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為棋局
稚子敲針作釣鉤謂為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
兒如此等類又豈足與言詩耶
王滹南先生謂韓退之送李愿序其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多却於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
書其為人云云大抵為人云者謂其平生行事
不耳下於字其字自下必校文至於韓退之天下
之能事畢矣况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
在上急繕其怒鄭云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
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
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
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
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
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
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陣不差故云招

搖在上也又云知招搖在北斗標端者春秋運
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
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
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案此搖光即招搖也在
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為首標以下為端也又云
急繕其怒者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
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
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

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曰案諸星經無
有招搖為搖光之文但云招搖一星在梗河北
欲與天棟梗河北斗相直則胡當來受命於中
國入氐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
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然則斗杓指所建之
方梗河主天子之鋒而招搖在北斗梗河間又
主四夷受命之象則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搖一
一座一星梗河一座三星三座併以畫於一旗

之上而高張於四獸之中也所繪者三所呼者
三何也招搖一星不能單畫梗河三星雖能單
畫亦難遽曉而三座之^名又不能以併舉故併繪
三座以詳其狀獨稱招搖以畧其名也不然則
搖必搖光之誤云耳鄭求其說而不能得乃徑
以招搖為搖光是亦未足憑也又以急繕其怒
為堅勁士卒之怒是又誤之甚者古者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以行為行軍則其說良是然以怒

繫士卒則過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此安可以士卒當之蓋怒者威也事
有儀則故曰威儀神明其德故曰威靈是故天
子之事也夫所謂急繕者在夫一動一止之間
常居有所警戒急繕威猛之容務使進退悉
法度左右無其於部兮耳言急則不敢慢也
言繕則若繕修然則訓急為堅改繕作勁此何

晉書天文志云天棊五星在女狀北天子先驅也
又七曜中引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棊又雜
星氣中說妖星其三曰天棊謂為天子先驅者
恒星也謂為歲星之精者歲星主福德流而為
天棊則吉凶特未定也謂為妖星則專主災異
矣夫為星者一而為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為名
而各自為占耶不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
頓乖也

卷十 計二 計一 條

後漢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挾方者言黃
帝由封禪而後仙於是欲封禪元封元年^四封泰
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
語似此抵牾既舉漢書則前後并包之矣但謂在
前書可也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李君何朝共
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媾矣至

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_由相見滅燭羅_解
空衣若此等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

孫書下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案傳記所載粲避亂依荆
州牧劉表以貌寢不甚禮焉是其於賓主俱
不得為美事也然後人承用不改可笑

蓋鄭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
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游又失意歸吳

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
外辭遠寄高天鴻夫窮通得失此固有命郊一
躓踰便尔忿懣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
目所能及因之綴緝語言布露當世則郊之為
丈夫也何其淺邪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有盡
長安_{張安}禮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待已第時語但觀
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_{殿本有}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

游布路歸逢花值柳倍依。於李字路字下俱
注去恐誤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
無人校讎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為誤也
阮籍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
謂文王都郢昭王都鄧考烈王都壽春善曰孟
康漢書注云舊名江陵為楚吳為東楚彭城為
西楚東坡論三楚亦據孟氏為正案史記楚之
先熊繹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

熊贛立始都郢其後昭王之十二年吳復伐楚
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都最後考烈王之二十
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壽春命
曰郢今翰以楚三徙都謂其所都為三楚似可
通然數之以三者非指其都蓋主其地也翰舍
地取都又不論東西南之別則大與孟說異矣
晉文稱昭王北徙都而翰謂北徙郢豈謂都即郢
耶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里攷之

則孟說良是西漢薛平情造此字
晉書山簡傳襄陽人歌曰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
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籬人說倒載甚多俱不
脫洒吾以為倒身於車中無疑也言倒即倒卧
言載即其車可知倒載未歸既而不能騎駿馬
也蓋歸時以茗芋之故倒卧車中比入城酒稍
解遂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籬也上倒
上聲下倒去聲著入聲殷本有

太白詩寄遠雲三鳥別王母衡陽來相過又云念

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
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
為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
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代內云安得奉吉子為
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
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荅元
丹丘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

為我忽飛去酬岑勳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
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
見意其原出于蘇子卿上林鴈及漢武故事蓋
以為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
鳥之疾願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
是故詩人陶寫性情言嘆不足之餘旨也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石林先生
大引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

期九月以為間察當為殺字之誤此說非是孟
子之意以不能其大而謹其小謂之不知務非
以論隆殺也禮之隆殺自各有所宜當隆而殺
固禮之失當殺而隆又豈禮之得歟察之為言
正類問無齒決之問不煩更改本字
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
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為二十字
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

歷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
三日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
也石林此說左矣沈詩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
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為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
一何所見之僻耶又豈野之默無察之尚言
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文宗云人皆畏炎日我愛夏
日長公權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
為君臣用心太偏俱為未得乃續云一為居所

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及四方如此
則其意足矣一本云一為居氣移苦樂永相忘
願言施此心清陰均四方此其所傳視前本劣
矣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於衛不主癰疽是已而引弥
子謂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語亦好事者之為
之也孔子不以衛卿之故而主弥子雖三尺童
子其猶知之子路乃受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

或從也孰謂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
子路以所聞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
疑而卜其從與否也今夫人因其所遇以彼言
而語此者多矣其間亦自有以卜之亦自有以
直之豈必其皆有以卜之歟過矣此論置之可也
天城田氏室呂病寒日昔率取十數石以燧之迭
著懷中少選須亟易不尔即內痔絞不可任平
定趙氏室尚病熱日昔取十數石以冰之迭著

懷中少選須亟易不尔即內煩愁不可任田氏
予姻婭趙氏余往還人之所稟既自千萬所感
所變遂至如此醫家者流診候之際一切以同
之則中間天關者曷勝數耶

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座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
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者言
之彼其能者則異於是其一舉武六合之外無
不至到不一揆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

之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
並也使必經此境能到此語則其為才也陋矣
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濶真堪死生子美未
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箏篋則云女媧煉
石補天處石破天驚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
處乎其不經此境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為
子美長吉所以為長吉一坐為之嘿然
引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冕緇布冠

也古者績麻以三十升布為之純絲也絲易成
故從儉案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三十
計為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
為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為純質
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純儉故
違古而從衆也孔氏純為然不知別有所出否
莊子養生主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毋為善以
取名毋為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上二條殿本有

李白留別送十六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
必別有所出若用孟光字則全不成語
迹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
於我哉鄭曰無是於我獨有之疏曰它人無
是行於我獨有之晦庵曰何有於我言何者
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
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晦庵語錄又曰何有於
我哉此語難說是聖人自謙我不曾有此數者

南軒曰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
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為順子罕篇子曰出則事
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
有於我哉疏與述而同更無別說晦庵曰說見
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錄又曰
問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此說皆
不可曉尋常有二般說話一以為上事我皆無
有一說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

有然皆未安熹今聞之南軒曰此章觀之若易
能然行之而無恨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
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
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
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
至則存乎其人充實則聖矣李子曰於我何有
哉一句凡有四說其一鄭說淺陋不足論其二
晦庵云謙而又謙之辭也說似顯而幽且如前

三事夫子過謙以為不敢當已涉迂踈如不為
酒困夫子曷嘗為酒所困而自謂不敢當乎又
於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喪
事猶不得卑之如事父與兄庸安得謂之卑乎
晦庵自量其說不弘故於問荅之際既謂此語
難說又云義皆未得熹今聞之其三語錄最後
說云於我何有此說似純而駁所謂於我何有
者猶云於我何難耳意者謂不為酒困等皆所

當行之事吾行所當行之事則於我又何有哉
此似有理然施之於子罕篇意或可通施之於
默而識之則理又相違矣其四呂氏曰言我之
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似是而非據呂
氏意當謂孔子謂我祇此是耳南軒既從呂說
於述而篇略為解釋復於子罕篇深致其意晦
庵語錄所舉第二說即呂說也晦庵舉之而不
與之者亦以與已頗異故也以予觀之呂說雖

云近理其實不能盡理朱先生謂此為過謙之
辭詳呂意亦以此為謙辭過為謙過自聖人之
常事但於謙退之中言動各自有主初不敢以
一切論也据此雖主謙辭亦主諸弟子言之蓋
謂有人能為此等數事足矣在我更復何求猶
俚語恁麼儘得我更要甚夫聖人之道如登天
然於此數者之外大有可為之事而孔子謂如
此足矣者疾時人於數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世傳筆詩使畫好心無所用只因閑管得人憎又
蚤知今日成閑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
管束轉覺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
甚高而皆以心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可以見
風人託物靡不至到殿本有

聃字韻注他酣切耳漫無輪又老氏名也聃字韻
注丁含切耳垂也又好也樂也今畫家作老子
像輒長其耳或以過項或以被眉甚則至有為

數尺而以兩手承之者是則不得號為老聃當
以號為老聃也然古今傳聞並作聃而無為聃
者獨畫塑家為之長其耳垂至以兩手承之蓋
世俗無知喜為恠誕以老子上聖當有此奇表
云尔按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則此說又異矣古人以謚易名取其平生所謂
善惡以為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長也今老
子謚之為聃果主何義豈非謚法不專於善惡

而又兼以狀貌目之耶史載老子名耳韻注老子名聃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聃而聃之名行於世當時史書所錄不見聃名惟見耳名故馬遷定名為耳而以行於世者為之謚也

王羲之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
賴頌參差適我無非親陶淵明雜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尔心遠地自偏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趣欲辯已忘言。李太白尋陽宮感秋作云何處聞秋聲。脩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洒。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柳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云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

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
言真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
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
心自足予謂四詩同一機杼予所謂機者非文
章之機直天機耳
干令升晉武革命論云內禪體文德外禪順大名
內禪一出於心外禪勢不得已云耳而謝惠連
以無兵戈有翦伐當之義雖相近亦自不必兵

戊翦伐論也

孟子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二先生解養音去聲誤也上言
無野人莫養君子養固去聲此言同養公田公
田何待野人供養乎止合作上聲讀之養種則
也今人謂治田為養種未聞有供養云者

後漢杜林傳論曰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
義烈士假其命易曰天之所助者順有不誤矣

順字當作信此非擘誤後人傳寫者之誤
前漢董仲舒傳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
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廊堂邊廡巖廊謂
巖峻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案後漢百官志武
帝選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掌宿衛侍從以便
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文穎以巖廊為殿
下小屋必牽於此殿陛巖室而為之說也因殿
陛巖下作室自是武帝時事堯舜豈復有此且

殿下小屋可與於巖穎說誠誤至於晉灼謂為
巖峻之廊亦未為得也堯舜時茅茨不翦土階
三尺亦豈有所謂巖廊者哉然師古以晉說為
是者特以其隨文解說為近之耳其實於義為
乖吾意漢制巖廊之語當從為堯舜之時世質
民淳雖三尺之階已得謂之高明故云巖廊也
東坡詩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蓋出
於阮嗣宗詠懷云寧與燕雀群不隨黃鵠飛黃

鵝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義設於遠是謂條達而福持
福當作幅木之有條其氣足以達之布帛有幅
在人足以持之

卷十二 計二十二條

褚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
王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齊高帝既受



禪于宋淵儉以佐命功進爵增戶處士何點謂
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
不賴舅氏遑卹國家詳點大意遑卹國家當作
遑卹婦家然後上下意完直云國家不惟意斷
語亦太露必後人傳寫之誤

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於中堂揭州秀才顏法對
策白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
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綏矣釋文行如字行有不

孟得者皆反求諸己則音下孟反二字首意果同
果否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
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王之遺文能行
已上諸事即在身之行去聲也治以為論孟此三
字皆當從下孟反下孟反直云國者不取孟
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
庸用也書中庸字皆為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
則常自違之

後漢光武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

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
照室中欽異焉南頓君名欽雖見於光武紀而
此論初無有也此論方叙南頓君事而遽以稱
欽則欽謂誰乎止云君異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雜記或問揚子雲欲為賦何如子雲
曰讀賦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
多也果擇其古今健筆可以為法則者得百能

熟誦之足矣故今之學者每相與語曰賦百詩
千若謂讀賦千首乃能為之則學者當云賦千
言詩萬文章雖難事那有此理此語出於元稹
苦樂相倚曲前云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
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熟
轉將深意喻旁人緝綴疵瑕遣繞說後云白首
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
闌燈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

思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為妾思量取
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恨人詩人之口
夫亦何所不有此作雖借班姬以命意褒貶初
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無恨人則誣亦甚矣案
漢書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嘗游後
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力辭太后聞之喜曰古
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進侍者李平得
幸亦為婕妤又趙飛燕姊姊貴傾後宮許皇后

班婕妤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黜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者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婦人中為人如婕妤者古今罕傳昌嘗有

排擯之事哉文人貪為誇辭執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不可勝數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

退之詩和盧雲夫云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王昌齡詩秋山寄陳謹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時慨慷慨口蓋切慷音康二字見文宣云中矯厲而慨慷

荀子正論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又非十
二子云飭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商宇鬼瑣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皆注云齋與譎同字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狂險
之行也瑣謂姦細之行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
余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
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恠也晏子
春秋曰誇言傀行自謹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
民鬼當為傀義同五每反彼反李子曰鬼固
為高不平然以鬼配瑣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

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鬼正當同猥讀
之案韻鬼五罪反猥烏賄反其在也十賄中同
蓋古人用字寬雖它韻猶得叶况一韻乎且朱象
非有過高之行不當以險為譏謂猥瑣蓋得其
實猥瑣者鄙猥瑣屑云耳故至今謂人蹇淺卑
滄益不能自立者皆謂之猥瑣楊倬又引周禮
傀字說之贅矣又音說鬼太高瑣太卑義亦通

豈然非朱象所得言也千古懸懸一欺壘山如矣

溫公詩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塵山川宛
如舊多少未來人舊傳云多少未歸人然公又
有逍遙四章其三云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
兩儀仍似舊萬物互爭新詳後詩意則前詩作
未來人為正亦不當以新舊為斷蓋其
漢順帝時梁冀為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君者舟
也民者水也郡臣乘舟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如規所言則利害在於郡臣而無繫於其君

正當云國者舟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將
軍兄弟操楫者也郡臣其操楫之具也如此言
之則利害繫於其君矣不然止當削去郡臣乘
舟一句語意自通

筆談云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
不離於乘除惟增乘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
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
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

說乃悟算術無窮存中去今未遠特著此術於
筆談中是必前未有以為新奇而纂之耳然今
之算家自以此法為九訣而不以為增乘也若
增乘者尋常不用惟求如積則用之其法左右
上下各宜位以相繼乘耳與九歸絕不相類

孟子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
告孟子此蓋時子因陳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
孟子無以語之或陳子適不在側既而陳子又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也觀其文勢義自可見趙
氏謂時子因陳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順但其文
謂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則是自告之也非使告
之也若使陳子告之當云時子因陳子使以告
孟子今直云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其為先已自
告無可疑者
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趙說謂自不隱其賢意旨
頗乖祗是不蔽賢才耳惟於其進也能不蔽賢

故於^其退也能不怨不憫^其其也^其補不^其補
史記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
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邵曰眩
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
之亦通張平子西京賦云奇幻儵忽易見兮形
吞刃吐火雲霧香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此正
指眩人之屬列子稱西極之國有此人來亦此
類也

李長吉歌詩編金銅僊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
龍五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
獻仙人欲立置前殿案通鑑云景初元年是歲徙
長安鍾簾橐駝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
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灞城土說年載不同
者青龍止有四年無五年其五年即景初元年
也長吉言五年當是据未改元時言之長吉又
云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淚下此未必

實設其事實亦無它利害祇為異事耳通鑑不
取良為得體亦當是卦未如蜀志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存益土听
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相者事本傳及全書俱
不載而遂以引論似疎蓋不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先及門人後雨甚至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
孔子流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石林先生

疑此事云墓之崇纔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
如是之簡也既崩而不得修將遂仍之可乎又
謂葬不旋踵而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識
之采石林之疑誠有由來然其墓新封遇甚雨
而崩初亦不足訝也本不足訝而孔子為之流
涕者其意必以為葬貴堅固空窳甫畢而有所
摧剝中必戚焉故不得不為之法然也且弟子
所謂崩者夫豈謂陷壞而無餘哉但舉其土封少

按此語又云
因孔子難言古不崩
而墓崩而無餘

防墓墮壞而無餘
因孔子繼有古不脩
墓之語便以為

而推落耳孔子所謂古不脩墓者未豈謂墓壞
而不許重修哉但謂窀穸之事欲其安隱一定
毋惑苟簡而使至於重修耳後人因其弟子有
墓崩之語便以為古者墓壞則不得修也誠使
防墓太崩而而不許再修則是孔子非孝子而
古之教人之忘其親也無乃悖理甚歟庾蔚之
以為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孔穎達雖破蔚之終執
舊聞皆昧夫西甚土落之義而強為辭也余悉

不取

史記太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以為治病死生

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

治病者其有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

史記盡其所對云治謂史筆不當如此政當云意

所對凡數十條皆諸理可以為人法則足矣自

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經之亞也煩猥則不足

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簡之祝言乎其

有文賦篇翰之富瞻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
惟有功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
三策賈誼政事疏過秦論之比文雖多亦不可
以不盡錄也殿本有「此」字
莊子曰道術之為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謂道術者
果烏乎在白無乎不在道術云者謂衆人之所
由也故從所由言之則道即術也即道也若從
大小言之則道固不得以為術固不得以為

道也趙岐序孟子云治儒術之道似不成語

莊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私或思字誤少思寡欲

東固老子語然私之一字亦不為無理新平

馬季長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季長謂

龍吟水中不見羌人下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

聲而文選音注大與此別不見之見音胡練反

張銑注云龍吟水中不見其身李善注云已謂

龍也皆謂龍在水中不顯現其身寔違馬古
離為火為日為電自是文明之象皇極經世不取
附著之說當矣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重明
以麗乎正皆文彩著鬼之意玉以附著為主蓋
東坡云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以四
萬斤問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
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

金為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其復歸山
澤也耶李子曰人雖號為大聰明者亦必有所
蔽夫金古多而今人少自是今世糜耗者衆東
坡乃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顧愷之謂
妙畫通靈何以異

取彼之文證此之校武英殿本計增多二百五十五條

敬齋古今薈終

計一百四十二葉

若齊文全續錄內已見殿本而重錄者凡二十四條未並
雜為文為日為電山然處本修錄卷之五十五
附考之說當矣日月麗乎天華亦麗乎山重明
此畫畫靈附以異者見之意王以附考為重
姓以龍寶骨輪變真觀心影此亦與顯對之體
東嶽夫金古數兩合小安固長令世氣殊奇最東
戰少頃卷五曰入解無高六顯附考亦亦而
金為以終考賦建寶骨輪變不問其數觀也

補錄

三百五篇至詩樂之猶可復也鄉間東平一士人
家蓄琴譜一編四詩悉備兵燹以來不知存否
愚嘗有意試擬補一二編顧不深解音律故又
不敢妄為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詩蓋取於
嗟嘆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
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又曰反覆詠歌之間
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

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晦庵言
引詩者猶當嗟嘆詠歌之况讀之者乎卷之四
鮑照有井謎至兩口不團圓又嘗擬井謎詩云四
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脚中間全無肚腸外
面許多稜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殿本有特顛倒耳
法帖載梁侍中至列子之說宋之向氏遂踰垣鑿
三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自意謂自手所
及又三年大穰云卷一

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張
布忌二人切直因飭說以遏之休荅云孤之涉
學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講書不
為從曜等始受學也又恐布疑懼竟如布意廢
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史言休銳意於典籍
畢覽百家之言觀其所荅張布語非其好學者
徒因事以自衒耳果能以進脩為樂雖百布拒
遏必不肯終至廢輟傳曰好善如好色惡

如惡之臭是言好惡之真也如休所為豈得謂
之真好學者耶卷三 按原本此條在郎閣條後當
為一條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至謂常存不死也碌者循
衆也石人二說當從後說碌之言循衆非也碌
苟且意此之一字此田蚡也是屬即汲黯鄭
當時之屬太后既自言百歲後人皆魚肉吾弟
故又言景帝宜能為石人而不死邪此田蚡特
以帝在即得碌之苟活設爾百歲後是汲鄭之

屬宜有可信者乎師古以碌為循衆則指言
景帝汝在尚循衆也其說雖通殊為牽強卷五
淵明歸去來辭至或者以為小車非也齊宗室傳

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于巾箱巾箱
五經自此始也或者以為舉子以小本文字著
巾幘中謂以巾幘如箱篋然非也

鄰韻而叶者至不專以聲病為工拙也然為律詩
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

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
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
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
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綠醅今日醉細帙
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
屎拋擲任梟盧則其兩疊者也

左太冲詠史詩至因連言之詩又云陳平無產業
歸來翳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

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鄭玄禮記注之曰負之
言背也李善以負郭為背良是然亦不必援引
鄭語也負大槩言其靠城郭尔卷八

顏延年答鄭尚書詩至可以言樹乎古人之文類
此者不可以枚舉大抵古人之文主意而不主
辭雖散渙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為主
少不緊密則共嗤點立法太苛求備太甚是以
文采煥發觀之可愛而氣質萎了無餘味也

國風方秉簡兮至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
麻也棗椽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
遺芳謝靈運詩越嶺溪行云想見山阿人薜蘿
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莫展又南樓遲客
云瑤華未堪折蘭苔亦屢路阻莫贈問云何慰
離折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知後世折柳寄
梅未必真有事實也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至是真得子思子之旨者
也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陽一陰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
矣理蓋與此同之卷九

抄畢覆校 殿本中有首尾不具
者復補錄十五條

此書自道光丁亥五月天中節後

一日抄始至閏月廿四畢拙經叟
識時年六十有六

咸豐戊午十月常熟黃氏鈔本
影錄并校一過丹鉛精舍題記



